

新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法国身份政治镜像^{*}

姜程淞

内容提要: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刺激了新民族主义在欧洲国家的兴起和传播。面对全球化的经济影响以及穆斯林移民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法国身份政治的焦点由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转为主流社会的身份政治。难民危机和新冠疫情加剧了法国主流群体与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对抗,白人的身份政治得以强化。法国主流群体对可能失去文化和身份优势感到焦虑和担忧,是形成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关键因素。社会运动成为主流群体表达其身份政治的方式。本文试图描绘在难民危机后、法国大选的背景下,法国主流社会的身份政治现状。研究发现,“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法国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主要类型。“反觉醒”运动、“黄背心”运动和“认同”运动分别是政治精英、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以及极端组织身份政治的表达。

关键词:法国 新民族主义 身份政治 本土主义 民粹主义

一 引言

全球化增加了社会流动性,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给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创造了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一定程度的质疑,欧美国家开始重新审视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由于“普遍主义”未能处理好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对权利诉求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随着穆斯林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一系列与穆斯林移民后代相关的恐袭事件的发生,法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移民的反感和对伊斯兰主义的恐惧陡增。难民危机后,对穆斯林移民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1&ZD02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及其后代的排斥情绪笼罩着整个法国。难民危机被欧洲人看作“欧洲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境况。^① 欧美白人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刺激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的出现。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事件的发生,将新民族主义推向高潮。特朗普利用白人群体的焦虑,以“白人至上主义”征服了选民。2022年法国大选,以小勒庞为首的右翼政党国民联盟(RN)和极右翼代表泽穆尔(Éric Zemmour)及其再征服党(Reconquête)在首轮投票中获得较高支持率,引起人们对新民族主义的再次关注。

新民族主义的核心是身份认同(identity)。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和福山分别指出,“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承认”,^②即个体渴望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则是寻求“承认”的斗争的集合,^③是被身份权利建构的各种社会关系,借此一个身份群体得以获得比另一身份群体更具优势的地位。^④该词可以解释当代世界大部分的政治斗争。^⑤现代性的身份政治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始于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民权运动,是少数群体或边缘群体与歧视他们的主流群体斗争的产物,其目的是消除不平等。在法国,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多元文化主义被视为少数族群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是把“双刃剑”,一旦少数族群追求过度的平等诉求,主流群体将感知生存威胁,带来后者原本的优势地位渐失,使得主流群体寻求承认甚至“高人一等”的需求得到强化。至此,第二种身份政治出现,即白人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它始于“9·11事件”之后,是一种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在不同政治环境中,这种身份政治拥有不同的镜像。

学界对新民族主义的关注在难民危机后明显增多,主要围绕新民族主义的概念界定、缘起、特征和分类进行讨论。人类学家金里奇(Andre Gingrich)和班克斯(Marcus Banks)对新民族主义做了界定,认为它是在冷战后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再现,并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欧洲的新民族主义。^⑥ 伯格曼(Erikur Bergmann)将新民族主义划分为三大浪潮:第一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目的是反对政府和精英;“9·11”恐怖袭击是第二次浪潮的典型事件;第三次浪潮始于2008年金融

① Ivan Krastev, *After Europ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pp.122-124.

②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王馥芳:《特朗普政治身份构建:身份政治策略认知分析》,载《外语研究》,2021年第2期,第32页。

⑤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5页。

⑥ Andre Gingrich and Marcus Banks, eds., *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 Berghahn, 2006, p.17.

危机,在难民危机后加剧并延续至今。^①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伯格曼提出疫情或将是第四波新民族主义浪潮的开始。^②法国学者巴迪(Bertrand Badie)对新民族主义予以分析,指出新民族主义以反移民、疑欧主义为主要特征。^③中国学者周少青分析了21世纪新民族主义的缘起、特点和趋势,并将其归类为极右翼民族主义、福音民族主义、分离型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民族主义四种。^④

尽管已有研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视角分析了新民族主义现象,具体到欧洲某一国家,如法国的新民族主义的类型化及其身份政治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法国哪些社会力量支持新民族主义?通过何种方式表达?他们为什么转向新民族主义式身份政治?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将法国主流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对法国新民族主义的类型化研究,尝试分析难民危机后新民族主义视角下法国身份政治的现状。

二 新民族主义的概念、特征与类型

无论是勒南(Ernest Renan)在《国族是什么?》一书中对“国族”的定义,还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抑或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对“民族主义”内涵的解析,都属于传统意义上民族主义的范畴。在国家层面,民族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为了实现独立和团结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在族群层面,民族主义可被视为通过共同记忆、符号激发族群内部归属感的一系列叙事。^⑤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现象,其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金里奇和班克斯指出,新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再次兴起的一种极端形式,以表达特定人群对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反抗。区域分离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是新民族主义的两大“变体”。^⑥有学者认为,新民族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一部分,属于

① Erikur Bergmann, *Neo-Nationalism: The Rise of Nativist Populism*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2020, pp.47-48.

② Erikur Bergmann, “Will the COVID-19 Crisis Lead to a Fourth Wave of Neo-nationalism?”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Vol.64, No.1-2, 2021, pp.98-109.

③ Bertrand Badie, “Néonationalisme et désordre international,” in Piero Ignazi, ed., *La vie politique: Pour Pascal Perrineau*, Presses de Sciences Po, 2021, pp.401-412.

④ 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85页。

⑤ Zhongyuan Wang, “From Crisis to Nationalism?: The Conditioned Effects of the COVID-19 Crisis on 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 No.1, 2021, pp.20-39.

⑥ Andre Gingrich and Macrus Banks, eds., *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 p.3.

右翼民粹主义阵营。^①就功能而言,它重新激发了不平等和种族主义;从目标看,它鼓励封闭、限制和退缩,主张打击移民和关闭边境,认为全球化是移民“入侵”的借口,是一种具有种族色彩的身份认同。^②此外,新民族主义在政党选举中得到重视,(极)右翼政党开始利用它塑造政治影响力。社会学家埃格(Maureen Eger)和瓦尔迪兹(Sarah Valdez)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对政党的描述,认为当代激进右翼政党应该被更好地概念化为新民族主义者。极右政党与新民族主义政党的概念也常常被学者互换使用。^③

与传统民族主义的定义不同,新民族主义具有以下“新”特点:第一,兴起的背景不同,新民族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具体反应。第二,就动机而言,新民族主义更侧重右翼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叙事。它被用来描述右翼政党的崛起、族群偏好、对待移民问题的保守主义立场等。^④第三,在功能层面,传统民族主义顺应历史潮流,对建构民族国家具有积极作用。而新民族主义则是将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融合,对多数民族国家具有破坏性,对外表现为反全球化和反全球治理,不利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内则威胁国族建构,不利于各族群的融合。第四,在传播方式方面,新民族主义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播,使大众不自觉地成为传播主体。新民族主义者通过媒体和政治修辞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寻求契合点,以获得符号资本。^⑤学者普遍认为,欧洲多国出现的新民族主义现象都与新民族主义政党的表演技巧和社交媒体有关。^⑥基于上述特点,本文讨论的新民族主义是指诞生于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由多种变体组成、具有激进右翼色彩的一种政治现象、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

首先,新民族主义在欧美的兴起是21世纪一种重要的新政治现象。它是一种退缩和恐惧的表现,具体体现为反全球化、反移民、反对欧洲一体化等。巴迪认为,新民族主义对内表现为对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恐惧和排斥,对外表现为传统大国对新兴

^① Gerard Delanty, “Return of the Nation-State? De-Europeanisation and the Limits of Neo-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Research*, Vol.17, No.2, 2021, p.104.

^② Bertrand Badie, “Néonationalisme et désordre international,” pp.401-412.

^③ Maureen Eger and Sarah Valdez, “Neo-nationalism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1, No.1, 2015, pp.115-130; Maureen Eger and Sarah Valdez, “From Radical Right to Neo-Nationalist,”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Vol.18, No.3, 2019, pp.379-399.

^④ Daphne Halikiopoulou and Tim Vlandas, “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ationalist about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Explaining the Rise of the Far Right in Europ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25, No.2, 2019, pp.409-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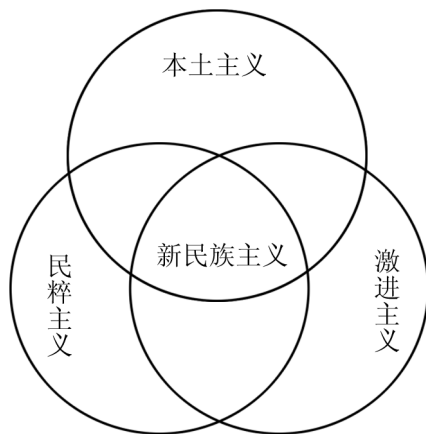
^⑤ Andre Gingrich and Macrus Banks, eds., *Neo-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Beyond: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Anthropology*, p.20.

^⑥ *Ibid.*, p.21.

大国的怨恨。^①目前西方国家出现的新民族主义现象主要有两种,分别是美国的以“白人至上”为主的基督教民族主义和欧洲的(极)右翼民粹主义。例如,2016年,《经济学家》曾用“新民族主义”作为标题描述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

其次,新民族主义是一种旨在动员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右翼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疑欧主义等均是新民族主义在不同环境下的变体。结合法国的政治环境,新民族主义由三大变体共同组成,分别是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见图1)。

图1 法国新民族主义示意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

本土主义(Nativism)是排外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对“他者”,将移民视为对国家的威胁,以及保护本地人。^②穆德(Cas Mudde)指出,本土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同义词,因为若没有移民和少数族群,本土出生和民族两个概念是可以等同的。^③正如美国学者海厄姆(John Higham)所指出的:“本土主义是基于异质性,从而反对国内少数群体。”^④因此,本土主义认为,国家应该由本土族群居住,非本土元素将对国族同质性构成威胁,这是一种对本土人口占比下降的反应。此外,本土主义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存

^① Bertrand Badie and Michel Foucher, *Vers un monde néo-national? Entretiens avec Gaïdz Minassian*, CNRS éditions, 2017, pp.9-66.

^② George Newth, “Rethinking ‘Nativism’: Beyond the Ideational Approach,” *Identities*, 2021, pp.1-20.

^③ 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33, No.6, 2010, pp.1167-1186.

^④ Erikur Bergmann, *Neo-Nationalism: The Rise of Nativist Populism*, pp.38-39.

在差异,如文化本土主义是对本土主流文化的维护,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宗教本土主义在法国表现为反伊斯兰教倾向;族群性的本土主义则表现为反移民运动。

民粹主义(Populism)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通常被划分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穆德将民粹主义分为包容性民粹主义(inclusive populism)和排斥性民粹主义(exclusive populism),^①后者通常指右翼民粹主义。排外主义(xenophobia)被认为是对“他者”“局外人”“移民”以及一切外来者的仇视或恐惧。^②如果说种族主义是源自血统和生物特性的差异,那么排外主义则是源自对“他者”或“外来者”的恐惧。^③“恐非”(Afrophobia)是在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后开始流行的标签,表达了对非洲裔移民的仇恨。与之相类比,“恐华”(Sinophobia)标签在疫情之后也日益受到关注。

激进主义(Radicalism)意指反对霸权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或在特定背景下有权势的人、组织和机构等。^④“激进”(radical)一词于1823年首次作为法语词汇被纳入词典,意为“政府机制激进改革的支持者”。^⑤激进政党本质上是反体制的。^⑥激进主义具有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在不同政治场域表现不同。激进主义在法国的表现通常混合了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种族主义促使情感种族化或助长种族歧视的倾向。白人至上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主张白人族群优越于其他族群,通常与歧视非白人、“他者”相关。

最后,新民族主义是一种身份政治。近年来,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诉诸新民族主义,社会运动是其表达方式。鉴于新民族主义在法国的三大变体,作为身份政治的新民族主义同样可分为三种类型: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属于政治精英阶层的身份政治,以维护法国价值观和本土文化为目的,主张忽视少数群体的族群身份;右翼民粹主义是主流社会底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身份政治,主要表现在因反抗社会不公平而发起或参与的排外主义运动;种族主义是白人极端组织的身份政治,表现在追求族群和文化的同质性,对“他者”歧视或排斥的种族主义运动。

①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8, No.2, 2013, pp.147–174.

② Ibid.

③ Ibid., p.9.

④ Daniel Karell and Michael Freedman, “Rhetorics of Radic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84, No.4, 2019, pp.726–753.

⑤ 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331页。

⑥ Matt Golder, “Far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1, 2016, p.478.

三 政治精英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记忆

法国人对民族主义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催生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民族主义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迅速传播。如果说“民族”是由历史记忆、神话、血统、语言、文化以及象征构成,那么《马赛曲》、“三色旗”“六边形”“凡尔赛宫”“巴士底狱”以及“贞德”对法国人国民意识的唤醒具有积极作用。拉维斯(Ernest Lavisse)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塑造了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中的法兰西记忆。诺拉(Pierre Nora)认为,向历史寻找记忆,必然涉及身份认同。^①

亨廷顿指出,身份的来源主要有归属感、文化性、疆域性、政治性、经济性以及社会性几个方面;由于语言、宗教、历史或地理位置的差异,人们区分与自己不同的人,并与自己人建构认同感,从而形成“国民性”。^②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曾赋予“第三等级”法兰西国族的身份。时隔近一个世纪,勒南将国族身份的概念扩展至全体公民。从勒南对法兰西国族定义为“日复一日的公民投票”以及法国1958年宪法可以发现,公民平等和世俗主义原则是以普遍主义为基础的法兰西公民国族观的核心。然而,对已入籍的移民遵循公民平等原则,招致本土法国人的不满情绪。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短缺,20世纪60年代,大量移民从北非、土耳其、印度等地涌入欧洲,^③强化了欧洲社会的异质性,身份认同面临挑战。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认为的,法国在空间上接纳了移民,却将移民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曾一度成为移民捍卫自身权利的武器。以泰勒(Charles Taylor)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阵营表示,公众应该维护少数族群及其历史文化遗产,认可其宗教信仰,保留其文化特殊性。^④施纳佩(Dominique Schnapper)则对社群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社群主义不适合法国,不利于对外来移民的整合。^⑤社群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都强化了少数族群的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不利

^①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2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1页。

^③ Erikur Bergmann, *Neo-Nationalism: The Rise of Nativist Populism*, p.5.

^④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5-73.

^⑤ Dominique Schnapper, “La république face aux communautarismes,” *Études*, Vol.400, No.2, 2004, pp.177-188.

于建构统一的法兰西国族认同。无论是法国方面的公民平等原则,还是少数民族追求的差别待遇,都导致本土法国人的身份优越感渐失。源自本土主义的“排他”是新民族主义出现的动机之一。

难民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和法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2015年发生的《查理周刊》大屠杀事件震撼了整个欧洲社会。随后掀起的打击穆斯林移民的示威运动,导致穆斯林融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深了法国大众与少数群体之间的裂痕。更有甚者,2020年10月教师帕蒂被残忍斩首的事件引起法国的广泛关注。上述恐怖主义行为在本土法国人眼中,可以与“觉醒主义”(le wokisme)画等号。在他们看来,“觉醒主义”是保护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代名词,被视为对国家认同和族群团结的威胁,正是由于对少数群体的过度倾向性政策才为恐怖主义行为埋下隐患。

实际上,“觉醒”(woke)一词最初源自美国非裔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是“唤醒”(awake)的俚语表达,意为对歧视保持清醒。^①“觉醒主义”上升至美国主流意识,是在2020年警察暴力执法导致弗洛伊德死亡后,美国民众发起的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示威抗议活动。如果说2020年美国呼吁种族平等和“觉醒”,那么在2021年的欧洲,情况则出现了反转。“不要向我们宣扬保护少数族裔”是法国人在接收到“觉醒主义”的本能反应。^②然而,法国民众对“觉醒”一词的含义知之甚少。民调机构Ifop的报告显示,14%的受访者听说过该词,其中只有6%的受访者可以说出“觉醒”的含义。^③高学历人群、企业和公司的领导层,以及居住在巴黎的人知道这一概念的居多;而在低学历、失业群体以及居住于郊区的人群中,从未听过这一概念的人占多数。^④

法国政治精英发起的“反觉醒”运动,是其本土主义—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表达。一方面,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和军人纷纷公开表示反对“觉醒主义”。从马克龙到勒庞,再到泽穆尔,“反觉醒主义”成为他们的竞选口号之一。在2020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克龙指出,这些来自美国的“觉醒”理论正在引发法国身份的解构、助长分裂主义、

^① Jeanne Boëzec, “C’est quoi exactement, le « wokisme » ?” *Le Monde*, November 11, 2021, https://www.lemonde.fr/podcasts/article/2021/11/04/c-est-quoi-exactement-le-wokisme_6100875_5463015.html.

^② Hugh Schofield, “France Resists US Challenge to Its Values,” *BBC*, December 2021,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9584125>.

^③ Ifop, “Notoriété et adhésion aux thèses de la pensée « woke » parmi les Français,” February 2021, <https://www.ifop.com/wp-content/uploads/2021/03/117936-Résultats.pdf>.

^④ Ibid.

煽动伊斯兰极端思想以及侵蚀国家团结。^①勒庞曾在推特上发布“觉醒主义正在法国渗透”。^②泽穆尔认为“觉醒主义”助长了西方世界的伊斯兰化。此外,数百上千名军人给马克龙写信,将法国正在走向失败的原因归因于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或社群主义。^③

另一方面,法国教育部长布朗凯(Jean-Michel Blanquer)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和国实验室”(Le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的智库,其目的是阻止“觉醒主义”,维护法国价值观。^④他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法国和它的年轻人必须逃离这种意识形态”,并补充,“法兰西共和国是‘觉醒主义’的反面”。^⑤2021年12月,该智库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名为“为了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普遍主义共和国”的会议,以巩固和宣传法国的普遍主义价值观。^⑥

为什么法国政治精英要发起“反觉醒”运动?政治学者英格利哈特(Ronald F. Inglehart)在分析英国脱欧时所说的话很好地诠释了一部分原因,“英国人感觉自身已沦为主流社会的陌生人,曾经的主导权和优越地位也日渐衰落”。^⑦在法国亦如此,保护少数群体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主流群体的优越感日渐衰弱,社群主义疑似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导致法国主流群体的担忧和恐惧。由于法国遵循普遍主义原则,强调族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将威胁共和国的平等与团结,因此,基于优越感的丧失和对普遍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政治精英呼吁维护世俗主义原则,禁止以族裔、宗教或文化等名义为移民所在族群争取更多的权利。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觉醒”是褒义词,代表对种族主义的反抗和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追求,但在法国人眼中,它是对普遍主义价值观的挑衅。

另外,法国的“反觉醒”运动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在法国渗透的反抗,是对

① Katherine Dolye, “‘Le wokisme’: France Wrestles with Wokeness as Latest American Import,” *Washington Examiner*, November 28, 2021,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restoring-america/equality-not-elitism/white-house/le-wokisme-france-wrestles-with-woke-ness-as-latest-american-import>.

② Twitter, Marie Le Pen, <https://twitter.com/ljacobelli/status/1438883401486962695>.

③ Katherine Dolye, “‘Le wokisme’: France Wrestles with Wokeness as Latest American Import”.

④ Le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Pourquoi un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https://www.laboratoirede-larepublique.fr/le-laboratoire/les-fondamentaux-du-laboratoire/>.

⑤ Paul Gratian, “C’est quoi le «wokisme», cette idéologie que Jean-Michel Blanquer dit vouloir combattre?” *Ouest France*, October 14, 2021, <https://www.ouest-france.fr/societe/c-est-quoi-le-wokisme-cette-ideologie-que-jean-michel-blanquer-dit-vouloir-combattre-22b58616-2cc1-11ec-9285-f388b2ea32b0>.

⑥ Le Laboratoire de la République, “Pour une République humaniste, féministe, et universaliste,” <https://www.laboratoirede-larepublique.fr/evenements/comptes-rendus/rencontre-pour-une-republique-humaniste-feministe-et-universaliste/>.

⑦ Ronald F.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Index.aspx>.

文化“异质性”的一种排斥,实则是排外主义。布朗凯曾指出,美国向法国输出一种文化病毒,对法国社会构成威胁,需要对美国的知识模式“开战”。^①这种病毒指的就是“觉醒主义”。法国《世界报》也曾刊登一封百名学者签署的联名信,表达了对布朗凯的支持,并谴责“从北美校园迁徙过来的理论”,^②即“觉醒主义”。这种文化上的“排外心理”超越了“生物上的排外”。早期法国面对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英美文化的入侵,率先提出了“文化例外论”(l'exception culturelle),而“反觉醒”运动则是法国“文化例外论”在 21 世纪的具体体现。

简而言之,虽然法国政府为移民的社会融入提供帮助,但它认为本国是一个由平等公民组成的“普遍主义”共和国,因而忽视社会成员的族群身份,要求每个公民都融入法兰西价值观。然而,普遍主义与现实族群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导致少数群体的维权运动,而且威胁法国共和主义价值观。以保护主流价值观和文化为目的的“反觉醒”运动,实质上是法国政治精英阶层的身份政治,属于“本土主义—民族主义”类型。

四 底层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表征

在德国学者米勒(Jan-Werner Müller)眼中,“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一种道德化形式的反多元主义,他们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③民粹主义的概念一直存有争议,其主要特征是反建制、反精英、反官僚、仇富、排外等,任何一个特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法国主流社会底层的身份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到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身份政治属于右翼民粹主义类型,“黄背心”运动是他们的表现形式。

起源于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主张之一是捍卫失落的福利国家,是法国底层社会最普遍的绝望和呐喊。如同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著作《世界的苦难》中观察到民众因工资及住房而感到社会歧视、对不平等现象的不满,“黄背心”运动是底层社会对不公平现象做出的反抗。与传统抗议活动相比,“黄背心”运动具有拒绝传统的利益集团、抵制传统媒体的特点,是难民危机后底层民众对精英政治、代议制民主的失望和不信任,是其直接参与政治的一次尝试。

^① 《分析：“反觉醒”运动抵达欧洲海岸,它带来了什么威胁》,海通社, <http://m.dcbdf.com/news/show-53229.html>。

^② Le Monde, “Une centaine d’universitaires alertent: Sur l’islamisme, ce qui nous menace, c’est la persistance du déni,” October 31, 2020,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20/10/31/une-centaine-d-universitaires-alertent-sur-l-islamisme-ce-qui-nous-menace-c-est-la-persistance-du-deni_6057989_3232.html。

^③ [德]扬·维尔纳·米勒:《什么是民粹主义?》,钱静远译,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5-26 页。

虽然源自对社会经济的不满,但在呐喊和反抗声中,“想象中的移民”却成为“黄背心”主力军用来攻击“外来者”的借口。“黄背心”运动吸纳了右翼民粹主义者,包裹着反犹主义思想。法国哲学家列维(Bernard-Henri Lévy)指出,虽然这场运动本质上并非以反犹为目的,但实际上反犹主义已经成为运动的中心。^① 2017-2019年,有记录的反犹行动和威胁次数持续增加,2010-2020年间发生的反犹行动和威胁是自2014年(851起)以来最多的。^②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内(Christophe Castaner)称,2018年法国境内发生的反犹案件数量比2017年暴增74%。^③“黄背心”运动中的反犹行为引起了学界和政界的重视。巴黎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教授杜克勒特(Vincent Duclert)指出,“2018年首次‘黄背心’运动中,我们目睹了法国对犹太人仇恨的再次抬头”,^④他呼吁,“警惕暴力成为滋长反犹主义的温床”,并表示“反犹主义不可容忍,需避免让德雷福斯事件重演”。^⑤2018年,马克龙再次强调要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然而,反犹情绪并未消除,2019年的反犹行为比上一年增加了27%。^⑥2019年2月,身穿黄马甲的示威者在巴黎对法国哲学家芬克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进行丑陋的反犹太谩骂,话语包括“肮脏的犹太人”和“法国是我们的”,^⑦这给“黄背心”运动的反犹特点留下了新的证据,也是一系列反犹事件中影响最广泛的一起。

这种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排外主义还发生在有色群体中。在一次抗议中,“黄背心”抗议者强迫一名黑人妇女下车,并当着她孩子的面侮辱:“滚回你的国家去”;自称黄马甲成员、极右翼政客勒加卢(Jean-Yves Le Gallou)指出:“正在受苦的是法国白人”。^⑧2018年,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CNCDH)的年度报告揭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发

^① Tracy Manicoll, “Yellow Vests at Crossroad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Cloud Message,” France 24, February 20,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219-france-yellow-vest-protests-crossroads-anti-semitic-insults-cloud-message-finkelkraut>.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Protection Against Racism, Xenophobia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U Anti-racism Action Plan,”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2/730304/IPOL_STU\(2022\)730304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2/730304/IPOL_STU(2022)730304_EN.pdf).

^③ Henrique Valadares, “Why Is France Facing An Upsurge in Anti-Semitic Attacks?” France 24, February 28,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213-france-surge-anti-semitism-jews-hate-speech-yellow-vests-far-right>.

^④ Vincent Duclert, “La lutte contre l’antisémitisme, une tâche républicaine,” *Esprit*, August 2021, <https://esprit.presse.fr/actualites/vincent-duclert/le-bacille-de-la- peste-ne-meurt-jamais-43560>.

^⑤ Vincent Duclert, “Antisémitisme en France; les leçons de l’histoire,” *Libération*, February 19, 2019, https://www.liberation.fr/debats/2019/02/19/antisemitisme-en-france-les-lecons-de-l-histoire_1710368/.

^⑥ Institute for a Greater Europe, “‘The Darkness Drops Again’: The Rise of Anti-Semitism in France,” <https://www.institutgreatereurope.com/single-post/2020/02/24/-the-darkness-drops-again-the-rise-of-anti-semitism-in-france>.

^⑦ Tracy Manicoll, “Yellow Vests at Crossroad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Cloud Message”.

^⑧ MuslimInstitute, “Why Are France’s Yellow Vest Protests So White?” <https://musliminstitute.org/freethinking/politics/why-are-frances-yellow-vest-protests-so-white>.

现:一方面非洲移民后裔是被接受程度最高的少数族群,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最受歧视的群体。例如,在法国,非洲裔移民找到居住地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 32%。^①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背心”运动已经演变为对任何事物表达愤怒的象征,从反犹到仇视有色人种、穆斯林群体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在“黄背心”运动中,移民及其后代极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根据 2015 年的一项研究,少数族裔面临更严厉的判决,移民占法国服刑人员的 30%,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 6%。^② 法律专家切凯特(Rafik Chakkat)称:“一个阿拉伯裔朋友因参加马赛的‘黄背心’抗议活动而被判处数日监禁。”^③ 因此,尽管同样面临高昂的生活成本和难以获得的福利,少数族裔一直不愿加入“黄背心”运动。社会学家勒布拉斯(Herve Le Bras)的一项研究同样验证了这一现象,“黄背心”抗议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而那里少有少数族裔。^④ 由此可见,“黄背心”运动是一场白人主导的社会运动,根本动力是白人工薪阶层和底层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排外主义是其特征之一。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是排外主义的思想根源。

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之所以成为“黄背心”运动的主力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对处于衰退中的经济而言是雪上加霜,导致底层民众和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下降,失业率高居不下,其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法国失业率在 2015 年达到 10.36%,2018 年略微下降至 8.81%。^⑤ 经济的困窘将法国底层白人和工人阶级的优越感彻底击碎,使其陷入极大的焦虑和担忧情绪中。

另一方面,虽然“黄背心”运动并无政党领导,但右翼民粹政党炮制出“移民威胁”的阴谋论,将社会不公平问题转嫁给移民的言论和行为,激起民众对“他者”的恐惧,从而加入排外主义阵营。据民调机构 Ipsos 的一项调查,自称“黄背心”的人比法国普通民众更有可能支持阴谋论。^⑥ 右翼民粹政党通过大肆宣传移民是失业、犯罪率增加以及威胁法国国家性的“原罪”,来赢得选票和政治利益。从政治机遇理论视角看,蒂

① European Parliament, “Protection Against Racism, Xenophobia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U Anti-racism Action Plan”.

② Fabien Jobard, Police, “justice et discriminations raciales,” in Éric Fassin and Didier Fassin, ed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à la question raciale ? Représenter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La Découverte, 2009, pp.211-229.

③ MuslimInstitute, “Why Are France’s Yellow Vest Protests so White?”

④ Corentin Bèlard, “Gilets jaunes: un démographe analyse et cartographie la contestation,” *Franceinfo*, November 23, 2018, <https://france3-regions.francetvinfo.fr/bretagne/gilets-jaunes-demographe-analyse-cartographie-contestation-1580475.html>.

⑤ World Bank, “Unemployment, Total (% of Total Labor Force) (Modeled ILO Estimate),” 2018,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UEM.TOTL.ZS?end=2018&locations=FR%20&start=2007>.

⑥ 该比例分别为 41% 和 21%。参见 “Yellow Vests at Crossroad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Cloud Message,” *France 24*。

利(Charles Tilly)将“威胁”作为影响社会动员的一个独立变量,认为一旦威胁出现,抗议者就被动员起来。^① 右翼民粹政党的行为正是利用“移民威胁论”唤起了底层的共鸣,使其对移民持负面看法,认为移民是使得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不公平的主要因素,且持该看法的人数呈上升趋势。法国是世界上对移民持负面看法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2016年 Ipsos 民调数据显示,57%的法国人认为移民“太多了”。^② 2022年,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CSA)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认为目前移民数量太多;其中,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和再征服党的支持者对这一看法支持态度的比例高达100%。^③ “黄背心”运动中的排外主义行为也恰好验证了这一趋势。

右翼政党之所以能轻易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除了经济危机造成的生活困窘之外,还离不开他们的“政党归属”。由于他们是勒庞阵营的主要支持者,长期存在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偏好,加之右翼政党的社会动员,进一步固化该群体的支持立场。从勒庞选民结构可以发现,综合比较2017年和2022年的法国大选,工人阶级、雇员、低学历、低收入以及边远地区群体是该阵营的坚定支持者。具体而言,从选民所在社会阶层看,在第二轮选举中,2017年勒庞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工人阶级(56%)和雇员(46%);^④ 2022年勒庞支持者主力军依然是工人阶级(67%)和雇员(57%)。^⑤ 相比之下,马克龙在2017年赢得了来自管理层(82%)、中产阶级(67%)和退休人群(74%)的支持,^⑥并于2022年延续了这三大阶层,分别占比77%、59%和68%。^⑦ 从受教育程度看,支持勒庞的选民多为低学历人群(Bac及以下学历),^⑧且2022年大选中的低学历人群队伍更壮大;马克龙的支持者则多为高学历(Bac+3及以上)。从收入

① [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章延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201页。

② The local, “Majority in France Against Immigration,” August 23, 2016, <https://www.thelocal.fr/20160823/immigration-negative-for-france-majority-says/>.

③ Tanguy Hamon, “Sondage: 65 % des Français estiment qu’il y a trop d’immigration en France,” CNEWS, June 23, 2022, <https://www.cnews.fr/france/2022-06-23/sondage-65-des-francais-estiment-quil-y-trop-dimmigration-en-france-1233668>.

④ Brice Teinturier, “2nd tour présidentielle 2017: sociologie des électors et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Ipsos, May 7, 2017, <https://www.ipsos.com/fr-fr/2nd-tour-presidentielle-2017-sociologie-des-electorats-et-profil-des-abstentionnistes>.

⑤ Brice Teinturier and Jean-François Doridot, “Second tour: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et sociologie des électors,” Ipsos, April 24, 2022, <https://www.ipsos.com/fr-fr/presidentielle-2022/second-tour-profil-des-abstentionnistes-et-sociologie-des-electorats>.

⑥ Brice Teinturier, “2nd tour présidentielle 2017: sociologie des électors et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⑦ Brice Teinturier and Jean-François Doridot, “Second tour: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et sociologie des électors,” Ipsos, April 24, 2022.

⑧ 法国学历文凭(Baccalauréat en France,简称Bac),是高中毕业生通过毕业会考后被授予的文凭,高等教育文凭分为Bac+3(本科)、Bac+4(硕士一年级)、Bac+5(硕士)和Bac+8(博士)。

状况看,勒庞的支持者多为低收入人群,马克龙的支持者则是高收入群体。2017年第二轮投票显示,家庭月收入在1250欧元以下的勒庞支持者占45%,是其支持者中占比最多的一类群体,^①2022年该比例上升至56%;^②马克龙支持者中,收入在3000欧元以上的有75%,^③2022年略降至65%。^④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全职员工的最低月薪约为1645欧元。^⑤

总之,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平等。《世界报》报道,法国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收入和赋税的不公平直接影响民众的购买力。^⑥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是这一社会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因此也是最强烈的反抗者。

值得注意的是,勒庞在2022年法国大选再次失利,并不能说明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身份政治不再是右翼民粹主义,也不能成为新民族主义被抵制的象征。相反,右翼民粹主义的幽灵正在继续笼罩着法国和欧洲。首先,法国大选结果显示,自2012年首次参选以来,勒庞及其国民联盟的支持率持续攀升,到2022年甚至增长7.3%,^⑦尽管这其中勒庞去极端化、聚焦“购买力”议题的功劳。2022年,马克龙虽然赢得了大选,但第二轮的弃权率创1969年以来新高。^⑧根据内政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大选的弃权率占28.01%,比两周前的第一轮(26.31%)高出1.7个百分点,比2017年高出2.76个百分点。^⑨其次,从支持者所在城市的分布可以发现,位于法国东北和东南边境

① Brice Teinturier, “2nd tour présidentielle 2017: sociologie des électorats et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② Brice Teinturier and Jean-François Doridot, “Second tour: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et sociologie des électorats”.

③ Brice Teinturier, “2nd tour présidentielle 2017: sociologie des électorats et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④ Brice Teinturier and Jean-François Doridot, “Second tour: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et sociologie des électorats”.

⑤ Service public, “Augmentation automatique du Smic de 2,01 % le 1er août,” August 1, 2022, <https://www.service-public.fr/particuliers/actualites/A15811>.

⑥ Service infographie, “Gilets jaunes et niveau de vie, les dix graphiques de la colère,” *Le Monde*, December 5, 2018,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18/12/05/niveau-de-vie-les-10-graphiques-de-la-colere_5392911_322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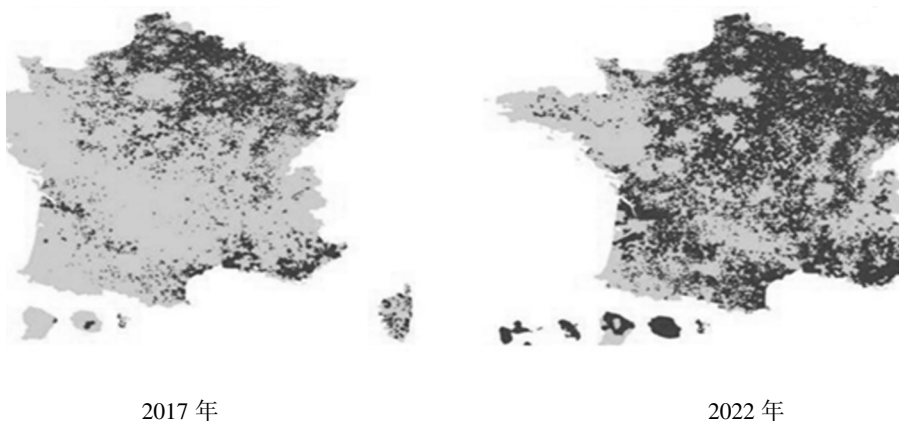
⑦ Brice Teinturier and Jean-François Doridot, “Second tour: profil des abstentionnistes et sociologie des électorats”.

⑧ Présidentielle 2022, “l’abstention au second tour atteint 28.01%, en hausse de 2,6 points par rapport à 2017,” *Franceinfo*, April 24, 2022, https://www.francetvinfo.fr/elections/presidentielle/presidentielle-2022-1-abstention-au-second-tour-avoisinera-les-28-soit-2-6-points-de-plus-qu-en-2017-selon-notre-estimation-ipsos-sopra-steria_5096371.html.

⑨ Ibid.

的城市多为勒庞的支持者(见图2)。^①而在历史上,法国的东北部曾短暂归属于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的空间社会学理论指出:“特殊社会空间会改变集体情感,也会改变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认知”。^②因此,法国的边境城市是否会持续成为滋生右翼民粹主义甚至分离主义的温床,需要持续关注。最后,勒庞的竞选纲领依旧充斥着排外主义内容。对内,她坚持反移民的立场,反对家庭团聚的移民,取消出生属地原则,提出对刚进入法国的外国人需居住五年后才能享受社会福利,以及驱逐非法移民等;对外,勒庞原计划退出欧盟、欧元区甚至北约,但因俄乌冲突的爆发,其被迫放弃这些主张,但她提出必须将法国主权和国家法律置于欧洲规则之上。^③

图2 2017年和2022年的总统选举第二轮结果



资料来源: Ouest France, “Marine Le Pen progresse fortement depuis cinq ans: voici la carte du second tour comparé à 2017,” <https://www.ouest-france.fr/elections/presidentielle/marine-le-pen-progresse-fortement-depuis-cinq-ans-voici-la-carte-du-second-tour-compare-a-2017-3cdced8a-c3fd-11ec-986e-afb59ec73cac>。

注:浅色为马克龙支持者,深色为勒庞支持者。

^① Yiqing Qi, “Marine Le Pen progresse fortement depuis cinq ans: voici la carte du second tour comparé à 2017,” *Ouest France*, April 24, 2022, <https://www.ouest-france.fr/elections/presidentielle/marine-le-pen-progresse-fortement-depuis-cinq-ans-voici-la-carte-du-second-tour-compare-a-2017-3cdced8a-c3fd-11ec-986e-afb59ec73cac>.

^② Robert Braun, “Bloodlines: National Border Crossings and Antisemitism in Weimar German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7, No.2, 2022, pp.202-236.

^③ Linternaute, “Programme de Marine Le Pen 2022: pouvoir d’achat, sécurité, immigration... Le résumé du projet,” April 24, 2022, <https://www.linternaute.com/actualite/politique/1364508-programme-de-marine-le-pen-2022-pouvoir-d-achat-securite-immigration-le-resume-du-projet/>.

五 极端组织的种族主义叙事

“大取代”一词源自 2011 年法国作家加缪(Renaud Camus)的作品《大取代》,其将法国穆斯林及其文化对法国人和法兰西文化的威胁联系起来。法国民族主义之父巴雷斯(Maurice Barrès)指出,法国的名字可以保留下来,然而法国的文化特色和法兰西民族的纯洁性将被摧毁。^①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提出了两种类型的“种族主义”:一种是建立在对差异性的恐惧上,因此对“他者”族群采取清除或抹杀措施;另一种是建立在对族群混合的恐惧上,因此认为种族之间保持差异是首要原则。^②“大取代”混合了两者,既强调对移民的排斥和清除,又重视保持族群间的差异性以确保“白人至上”的优越感。荷兰右翼政党领导人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2017 年在推特上写道:“我们的人口正在被取代。”^③在欧洲,“大取代”(Grand Remplacement)主要是指,欧洲的白人人口正在被非欧洲人口取代,尤其是被来自北非、中东以及撒哈拉以南的穆斯林人口所取代。^④这是一种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的阴谋论。^⑤截至 2020 年,虽然法国约有 680 万移民,但只占总人口的 10.2%。^⑥尽管数据证明法国社会并未出现“大取代”所宣传的种族取代现象,但 2021 年 10 月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60%的法国人相信“大取代”是真实存在的。^⑦它之所以被广泛相信,根源是新民族主义滋生了类似的恐惧。

在全球竞争加剧、少数群体追求多元文化主义的背景下,部分白人主流群体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身份认同遭遇危机,刺激了白人主流社会对其自身意识的关注。难民危机后,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变化。正如福山所言:“身份政治本身没

^① Lara Bullens, “How France’s ‘Great Replacement’ Theory Conquered the Global Far Right,” France 24, November 8, 2021, <https://www.france24.com/en/europe/20211108-how-the-french-great-replacement-theory-conquered-the-far-right>.

^②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31 页。

^③ Adam Taylor, “Dutch Far Right Leader Geert Wilders Tweets a Fake Image of A Rival with A ‘Shariah for the Netherlands’ Sign,”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2/06/dutch-far-right-leader-geert-wilders-tweets-a-fake-image-of-a-rival-with-a-shariah-for-the-netherlands-sign/>.

^④ Verstreet Antoine, “C’est ça que tu veux?” *Savoirs et Clinique*, Vol.23, No.2, 2017, pp.55-64.

^⑤ Eirikur Bergmann, *Neo-Nationalism: The Rise of Nativist Populism*, pp.194-196.

^⑥ Aude Mazoue, “Le ‘grand remplacement’ ou la machine à fantasmes de l’extrême droite,” France 24, February 14, 2022, <https://www.france24.com/fr/france/20220214-le-grand-remplacement-ou-la-machine-a-fantasmes-de-l-extrême-droite>.

^⑦ ISD, “French Identitarians Are Mobilising around the 2022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ttps://www.isdglobal.org/digital_dispatches/french-identitarians-are-mobilising-around-the-2022-presidential-elections/.

有任何问题,它是对不公正必然和自然的反应,只有在身份被以特定方式诠释或维护的时候才成为问题”。^①在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法国主流群体的身份政治出现极端化和激进化趋势,推动了以种族主义为特征的“身份认同一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组织的成立。

“身份认同一代”组织是由约3000名成员组成的反移民的极右翼组织,追求“同一性”(identitarian)。^②由于“大取代”是其核心意识形态,在种族和文化上都追求同质性,“身份认同一代”提倡捍卫欧洲白人的身份和文化、维护法国文化同质性,反对“伊斯兰化”,主张“再移民”(re-migration)。事实上,“再移民”是对所有具有移民背景或非白人的欧洲居民应当被大规模驱逐出境的委婉说法。这一组织在反移民的基础上,更强调移民应该被遣返,呼吁保护法兰西文化以及在法国实行“国家优先”的政治原则。^③他们自认为在捍卫欧洲白人身份和文化,使之免受自由主义、全球化、移民,以及伊斯兰主义的“威胁”。

该组织所倡导的“大取代”集中体现在对穆斯林人口的恐惧上。该组织首次大规模的“认同运动”发生在2012年,当时数十名运动人士占领了法国西部普瓦捷(Poitiers)的一座清真寺;几天后,“身份认同一代”向多元文化主义“宣战”,并呼吁就穆斯林移民问题进行全民公投。^④2015年和2016年的恐怖袭击助推了“身份认同一代”的仇恨话语传播,他们认为,法国本土人与在法的穆斯林之间必有一战;2017年,他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媒体宣传活动,指责在地中海营救移民的志愿者是“人贩子”。^⑤2018年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名为“仇恨一代”(Generation Hate)的影像,记录了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的穆斯林移民青年,遭遇“身份认同一代”的种族主义攻击行为。^⑥同年,约有100名该组织成员封锁了从意大利前往法国的移民通道,建立了一个“象征性的边界”。^⑦这一引人注目的行动被称为“阿尔卑斯任务”,其目的是“保卫欧洲”,使其免受伊斯兰主义和“入侵者”的侵害。由于“身份认同一代”存在煽动种族歧视、仇恨和暴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第115-116页。

② Counter Extremism, “Generation Identity,” <https://www.counterextremism.com/supremacy/generation-identity>.

③ Kim Willsher, “France Bans Far-right ‘Paramilitary’ Group Génération Identitaire,” *The Guardian*, March 3,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mar/03/france-bans-far-right-paramilitary-group-generation-identitaire>.

④ Aljazeera, “Generation Hate: French Far Right’s Violence and Racism Exposed,” December 9,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8/12/9/generation-hate-french-far-rights-violence-and-racism-exposed>.

⑤ Robin d’Angelo, “What Lies Beneath the Surface of France’s Generation Identity?” *Aljazeera*, December 11, 2018,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8/12/11/what-lies-beneath-the-surface-of-frances-generation-identity>.

⑥ Aljazeera, “Generation Hate: French Far Right’s Violence and Racism Exposed”.

⑦ Robin d’Angelo, “What Lies Beneath the Surface of France’s Generation Identity?”

力的行为,于2021年3月被法国内政部宣布解散。^①然而,被解散后他们仍然活跃,穿着印有“Génération Identitaire”(身份认同一代)字样的蓝色背心在巴黎游行示威,倡导“捍卫欧洲白人的身份和文化”,并谴责移民和伊斯兰化所带来的“大取代”危机。^②他们还在解散令颁布后迅速转战到里昂、图卢兹等外省城市,通过参加既有的本地组织或新组建的团体开展活动。^③

“身份认同一代”之所以实施大规模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运动,除其本身奉行“大取代”的意识形态之外,法国多位右翼政党领导人为“大取代”背书,也为该极端组织的种族主义行为提供合法性。他们通过与极右翼政党和媒体的互动,推动“再移民”的政治议程。法国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和泽穆尔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强调“大取代”,并将其融入竞选章程。

具体而言,佩克雷斯承诺要将“受损的”法国建设成为一个“新法国”。她解释说,法国的身份和凝聚力都将得到保护,^④“没有国界就没有主权”,并表示不反对用带刺铁丝将移民挡在欧洲之外。^⑤佩克雷斯提出严格控制移民和移民配额,反对“觉醒主义”,因为这严重威胁到法国人的身份认同。^⑥她所推崇的反移民观点,迅速得到众多原本没有种族主义价值取向的中间选民和极右翼组织的支持。泽穆尔也支持“大取代”,并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言辞。他反对非法移民和伊斯兰教,反对外来文化、全球化、女权主义等。一方面,泽穆尔通过其著作宣传“大取代”,曾发出警告“法兰西正在自杀”,“一个和不可分”(une et indivisible)的法兰西共和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威胁;^⑦在《法国的命运》一书中更是多次贬低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⑧另一方

^① Libération et AFP, “Le Conseil d’Etat confirme la dissolution de Génération identitaire,” *Libération*, May 3, 2021, https://www.liberation.fr/politique/le-conseil-detat-confirme-la-dissolution-de-generation-identitaire-20210503_RRT6VKSTZFGLLDE52S7DKWW4JI/.

^② “Le groupe d’extrême droite Génération identitaire dissous par le gouvernement,” France 24, March 3, 2021, <https://www.france24.com/fr/france/20210303-france-le-groupe-d-extrême-droite-génération-identitaire-dissous-par-le-gouvernement>.

^③ Pierre Plottu and Maxime Macé, “Dissous il y a huit mois, Génération identitaire est de retour à bas bruit,” *Libération*, October 20, 2021, https://www.liberation.fr/politique/dissous-il-y-a-huit-mois-generation-identitaire-est-de-retour-a-bas-bruit-20211020_XO3OEYPR5RAZHBR5XVXRRR4XXQ/.

^④ Pierre-Alain Furbury, “Présidentielle: Valérie Pécresse promet une « nouvelle France » et appelle au « sursaut »,” *Les echos*, February 14, 2022, <https://www.lesechos.fr/elections/presidentielle/presidentielle-valerie-pecresse-promet-une-nouvelle-france-et-appelle-au-sursaut-1386672>.

^⑤ Angelique Chrisafis, “Valérie Pécresse Rally Focuses on Immigration as Threat from Rivals Grows,” *The Guardian*, February 13,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feb/13/valerie-pecresse-rally-focuses-on-immigration-as-threat-from-rivals-grows>.

^⑥ Ibid.

^⑦ Éric Zemmour, *Le suicide français*, Albin Michel, 2014, pp.9-10.

^⑧ Éric Zemmour, *Destin français*, Albin Michel, 2018, pp.20-25.

面,泽穆尔通过电视和社交媒体宣传这一阴谋论,并将其纳入竞选纲领,“大取代”也频繁出现在他的电视演讲和辩论中。泽穆尔指出法国社会的安全问题大于购买力问题,移民问题大于社会经济问题。^①他在提交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文件时说道:“这是为了拯救法国免受移民的伤害。”^②泽穆尔计划在五年内驱逐 200 万名外国人,并将“大取代”作为其总统竞选的核心议题。^③其竞选纲领也剑指移民群体,如终止家庭团聚式移民、废除出生属地原则、废除对非欧洲籍外国人的社会援助、遣返法国境内无身份的外国人、禁止在公共场所佩戴面纱、系统驱赶所有可能构成安全威胁的外国人等。2022 年 4 月的第一轮大选中,泽穆尔获得 7% 的支持率,位列第四。^④支持他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激进的,约 76% 的选民最关心移民问题。^⑤虽然无缘第二轮选举,但其所在“再征服党”的 88% 支持者,在第二轮选举中投票给勒庞。^⑥由此可见,“大取代”拥有广泛的选民基础,为“再移民”的议程提供支持。虽然泽穆尔的政策与勒庞的纲领存在重叠之处,但前者更具激进色彩,其政治主张与“身份认同一代”的目标更为贴近。

实际上,在疫情之前,针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和攻击现象就已经存在,但疫情的暴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对亚裔群体的偏见也随之加深。2021 年与种族主义有关的罪行共 6276 起,比 2020 年增加了 16%。^⑦同年,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攻击占 10%,反犹行为占 28%,针对其他族群的攻击从 2018 年的 43% 上升至 62%。^⑧2021 年记录的反犹太行为中,有一半以上涉及人身攻击(52%),而不是财产攻击。^⑨据《世界报》

① BFM, “Eric Zemmour: ‘Le problème de la France est l’immigration, même de la main-d’œuvre qualifiée’, hyper qualifiée, j’estime qui faut arrêter toute immigration,” February 21, 2022, https://www.bfmtv.com/economie/eric-zemmour-le-probleme-de-la-france-est-l-immigration-meme-de-la-main-d-oeuvre-qualifiee-hyper-qualifiee-j-estime-qui-faut-arreter-toute-immigration_VN-202202210287.html.

② InfoMigrants, “France: pourquoi l’immigration est le faux problème du débat présidentiel,” December 3, 2021, <https://www.infomigrants.net/fr/post/36931/france--pourquoi-limmigration-est-le-faux-probleme-du-debat-presidentiel>.

③ Aude Mazoue, “Le ‘grand remplacement’ ou la machine à fantômes de l’extrême droite,” France 24, February 14, 2022, <https://www.france24.com/fr/france/20220214-le-grand-remplacement-ou-la-machine-a-fantomes-de-l-extrême-droite>.

④ Ministère de l’intérieur et des outre-mer, “Résultats de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2022,” April 24, 2022, [https://www.interieur.gouv.fr/Elections/Les-resultats/Presidentielles/electresult__presidentielle-2022/\(path\)/presidentielle-2022/FE.html](https://www.interieur.gouv.fr/Elections/Les-resultats/Presidentielles/electresult__presidentielle-2022/(path)/presidentielle-2022/FE.html).

⑤ Brice Teinturier, Jean-Francois Doridot and Federico Vacas, “Enquete électorale 2022, Vague 10,” *Iposos*, April 20, 2022, <https://www.jean-jaures.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Enef-vague-10.pdf>.

⑥ Valerie Mazuir, “Sondage présidentielle 2022: tous les résultats de notre barometre quotidien,” *Les Echos*, April 11, 2022, <https://www.lesechos.fr/elections/sondages/sondage-presidentielle-2022-les-resultats-de-presitrack-1357211>.

⑦ CNCDH, “La lutte contre le racisme, l’antisémitisme et la xenophobie,” 2022, https://www.cncdh.fr/sites/default/files/2022-07/CNCNH_Rapport2021_Racisme_Web.pdf.

⑧ Ibid.

⑨ Ibid.

报道,2020年10月2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禁足后,法国社交媒体上频繁出现仇视华人、报复华人的帖子,数十条信息呼吁社会针对亚洲社区实施暴力,并指责亚洲人应对新冠疫情负全部责任。^①在社交媒体上,“侮辱”“排斥”“可疑”成为高频搜索词,并且随着疫情的恶化,对亚裔群体的歧视事件与日俱增。法国人权协商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自疫情暴发以来,法国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增加,持“华人社群隔离于法国人之外”的观点从2019年的34%上升到2022年的36%。^②自2020年1月以来,有超过30%的亚裔称遭受种族主义行为,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曾被拒绝进入公共或私人场所。^③围绕新冠病毒的辩论充斥着虚假信息和假新闻,主流媒体成为传播假新闻的工具,其威力远超社交媒体本身。因为只有被主流媒体引用,扭曲的数据才完全可信。^④伯格曼认为,新冠疫情成为欧洲各国极右翼势力反亚裔、反华以及反移民的最好工具,或导致第四波新民族主义浪潮。^⑤一旦身份政治偏向激进主义,放大对族群和文化同质性的追求,国族认同会受到更大程度的撕裂,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也会进一步凸显。

六 对法国新民族主义兴起的反思

难民危机导致欧洲右翼势力高涨,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推动政治环境右转。法国右翼政党不断壮大的同时,左翼政党日益碎片化,二者的变化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的生根发芽。2022年的法国大选再次验证了新民族主义的发展。身份政治起初是少数群体对白人主流社会文化的反抗,而在新民族主义视域下,身份政治的载体是白人主流群体,在法国分别来自政治精英、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以及青年极端组织。法国新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白人至上”的排外主义身份认同。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法国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的三种镜像。“反觉醒”运动、“黄背心”运动以及“认同”运动都属于新民族主义运动;穆斯林群体、犹太群体和有色群体是其主要攻击对象,亚裔等其他少数群体也受到波及。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

^① Simon Auffret, “J’ avais oublié que tout le monde pouvait voir: cinq étudiants jugés pour injures publiques contre « les Chinois » sur Twitter,” *Le monde*, March 25, 2021, https://www.lemonde.fr/societe/article/2021/03/25/j-avais-oublie-que-tout-le-monde-pouvait-voir-cinq-etudiants-juges-pour-injures-publiques-contre-les-chinois-sur-twitter_6074361_3224.html.

^② CNCDH, “La lutte contre le racisme, l’ antisémitisme et la xenophobie”.

^③ European Parliament, “Protection Against Racism, Xenophobia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EU Anti-racism Action Plan”.

^④ Erikur Bergmann, “Will the COVID-19 Crisis Lead to a Fourth Wave of Neo-nationalism?” pp.98-109.

^⑤ Ibid.

(INSEE)和国家人口研究所(INED)公布的一项针对本国都市人口多样性的调查“轨迹与起源2”(TeO2)显示,移民及其直系后代遭受歧视的比例几乎是非移民的两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人口受歧视的比例最高,尤其是其移民后代(41%),随后依次是北非移民后代(37%)、土耳其和中东移民的后代(33%)以及亚洲移民的后代(31%)。^①法国主流社会身份政治转向新民族主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供求关系”的视角或可提供新思路。

基于需求层面,法国面临“他者”多元文明的挑战,法兰西文化不仅受穆斯林文明的威胁,还受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侵蚀,加之长期经济衰退、购买力下降以及移民所引发的人口结构转型,一系列因素共同挑战了法国白人群体的传统优越地位,使白人社会各阶层在安全、就业方面遭受冲击,带来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正是这种危机感和恐惧感驱使他们选择了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

通过观察新民族主义身份政治,可以发现,虽然对“多数”的保护是法国主流社会的需求,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精英以普遍主义原则为核心,坚持保护法国价值观,反对“觉醒主义”。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围绕以勒庞为首的国民联盟,将反犹、反穆斯林作为反移民的主要路线。极端组织则以清除种族和文化中的“异质性”为目标,对“他者”实施种族主义行为。总之,法国的内外危机导致上述群体向新民族主义趋同。

基于供给层面,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张力、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张力、右翼政党的政治修辞以及社交媒体的作用都成为推动法国社会力量向右转的主要因素。首先,随着社会异质性和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普遍主义的理念,因此具有普遍主义的本质;而民主则追求特殊性。面对国家认同同质化的要求,少数族群的地位受到质疑,致使自由民主暴露了它的脆弱性。二者之间的张力不仅解释了新民族主义兴起和蔓延的原因,还诠释了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内在危机。

其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张力是另一重要因素。在法国,自由主义是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符合法兰西价值观;而社群主义不仅强调个体的认同由其所在群体决定,还要求群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因而激发了主流社会多数群体的身份政治。当法国社会出现“求异”压倒“求同”的局面时,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便得到强化。

再者,极右翼政党的政治修辞推动民众反移民的情绪,加剧了法国社会的排外主

^① Yann Thompson, “Racisme, sexisme, islamophobie... Le sentiment de discrimination augmente en France, surtout chez les femmes,” *Franceinfo*, July 5, 2022, https://www.francetvinfo.fr/societe/infographies-racisme-sexisme-islamophobie-le-sentiment-de-discrimination-augmente-en-france-surtout-chez-les-femmes_5237356.html.

义。政治修辞的目的主要体现在对受众对象的说服上。有学者将政治修辞定义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①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和极右翼势力利用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概念,通过宣传移民对法国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威胁,激发中下层主流社会力量的同质性族群意识,强化民众对移民的担忧和恐惧,从而推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右转。

最后,社交媒体是新民族主义思潮下发挥政治修辞的主要渠道。“黄背心”运动和“身份认同一代”组织都对传统媒体持排斥态度,认为被剪辑和选择后的新闻不具有真实性,而社交媒体则能够及时、真实地反映诉求。作为新民族主义的特点之一,社交媒体利用互联网对大众进行直接传播,不仅在内容上实现情感的输出,还使个体成为新民族主义的发声者和传播者。在认知层面,社交媒体激发了民众的情感认知,而情感被认为是恐慌的原动力。^② 随着高科技和网络的介入,新民族主义思潮更直接、快捷地激发民众对右翼政党观点的认同,使之选择新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

归根结底,身份问题实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本身的特性所致。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就是其暂时性,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既需要秩序,又不断破坏这个秩序。“秩序”与“混乱”之间的抉择产生了现代性。^③ 变动不居的特性正是源于对自由权利的向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主张的政治自由,恰好赋予人们不断挑战既定制度和秩序的权利;^④而这种对自由权利的向往则燃起了对身份认同的抗争。全球化的负效应催生了新民族主义现象。法国的新民族主义是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激进主义叠加的结果,其中,当激进主义与身份政治相遇,便出现政治极化。法国政治右转和极化的真正危机是国民身份的日渐衰弱和国族认同的日益分裂。

(作者简介:姜程淞,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齐天骄)

^① 赵鸿燕、李金慧:《政治修辞:媒体外交的传播智慧——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分析》,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第56-57页。

^② Divina Frau-Meigs, “Media Matters in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wards a Human Rights-based Governance,” Council of Europe, 2011, pp.78-81.

^③ [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页。

^④ 王晓升:《走出现代性的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现代性批判理论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